

石坑節煤室起義

中國書
楊俊堂

新華書店發行

MG
1246.7
558/

石圪節煤窖起義

著 田 申
畫 俊 楊



3 2168 2998 0

新華書店發行

一九五四年十月出版

石圪節煤窖起義

出版 新華書店

發行 新華書店

定價 五元

出版日期：一九四五年十月

石圪節煤窖收復後七八天，我們趕到了潞城五區，附近的老鄉們，還在津津有味地談論着當時收復的情景。因為我們的地下軍工作做的好，來了個裏應外合，打響了咱們邊區收復礦山的第一砲。我們會見了當時起義的礦警與工人，又到石圪節煤窖上走了幾趟。三年前，這裏還有幾間破房子和一架機器。敵人佔領後，在這裏大興土木，起造了許多高大房子，又把煤窖周圍三四裏方圓的良田，統統霸佔起來；在周圍密密層層的架設了數不清的電網，挖了許多壕溝，築了十幾個兩三丈高的碉堡，只留南北兩個門出入。南門在山腳下，有汽路直通白晉鐵路的常村車站。從南門向裏走三四丈遠，有一間小小的衛兵室把着第二道門。它的對面，接連着三四座通長的礦警宿舍，經常住着七八十個礦警。再向上走幾十步，有一個礦廠。塢的東邊叫三角院，原是所長池田與隊長芹田和一夥日本人住的地方。這三角院造得非常結實，活像一座小城市，三個角上三座碉堡，城牆上滿佈着槍眼。據說鬼子準備把這裏作爲最後掙扎的堡壘，廣塢的西邊，就是工廠，煤井和工人住宅區。向上穿過北門，直到黃沙嶺的高阜，又是敵人的碉堡，那時經常有一小隊日軍在這裏駐防。鬼子們竊據煤窖，確是煞費心計，而我們收復煤窖，却也神機莫測。下面就是當時起義的故事。

(一) 送信的老太太

石圪節煤窯緊急戒嚴已經兩天了。南門北門關得緊鑼的。四圍縱橫密佈的鐵絲網，一到夜裏就通着電流。大路邊、斜坡上、溝道中，密密層層的埋着四五百個地雷與電雷。十六個崗哨，日夜守望着。池田與芹田下了命令，不准一個人進去，也不准一個人出來，與外邊完全斷絕了聯系。

其實鬼子的密計，早被全煤窯秘密地傳揚着了：他打算在八月十八號那天回太原去，所有工人、礦警、職員、機器一起要帶走。因此他禁絕中國人和外邊的來往。全煤窯慌亂起來了，大家議論着，誰都迫切希望找到一條出路，免得被鬼子帶走。地下軍的領袖們便乘這個時機，準備立刻起義。

起義的總指揮部，設在煤窯南邊三里外的一個小村子上。十七號下午，離起義的時間祇有半天了，現在迫切需要了解一下煤窯內部的佈置情況，就是因為鬼子防的嚴，兩天了，他們一直得不到裏面的報告，外面人也混不進去。工作員趙××急得在房裏轉圈子，想不出辦法來。急了呀，怎麼辦呢？他這才去同房東王德山商量這件事，意思是想請王德山的老娘去走一遭。王德山同他七十歲的老娘，原是從山東逃荒到這個地方的，自從敵人佔了縣城，他們就長期掩護我們的區長，工作人員在敵佔區活動，有過許多忠勇機警的故事。煤窯開工以後，他們就到窯上去活動，因為他們平素愛交朋友，窯上的工人、職員、礦警們，開了也就常到他家去玩，很多人在這裏拜過兄弟，並發生了抗日



的關係。有一個時期，因為他們家來往的人物太雜，我們怕出危險，曾一時和他們斷了連系，老太太却辛辛苦苦的跑到鄰近各村的熟人家去打聽：『這兩天有同志來了沒有？』以後關係接上了，她向工作人員保證上說：『你們放心，我的腦筋永不會壞！』從此，王德山和他的老娘，更積極的到礦山上去活動，煤簍上的人，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認識這個好老太太。

王老太太聽了趙同志的意思，是要他到工廠裏去叫一兩個工人領袖出來，商量起義的大事；她很爽的就答應下來了。她說：『你放心吧！我就去！我今年七十歲啦，死了也不算個啥，總不能讓那幫年輕人出危險。他們就好比我的兒女一樣啊！』這時有個常明媳婦，也想到窯上去看看他男人，弄把米吃；她糊里糊塗的提着兩個北瓜與半籃豆莢，同

着老太太一起去，可是她知道老太太是去幹什麼呀？

她們剛出村，就下起大雨來了，雨點像黃豆那麼大，水順着老太太的黑包巾直往下流，全身淋得像隻落湯雞。常明媳婦忍不住了，她一再提議要回去。可是老太太是幹什麼的呢！她連頭也不肯回一回地一直往前走。她早下定了決心：就是淋死人，我也要叫出人來才算。

她們一步一滑的換到煤窖的南門口，只見鐵絲網一層又一層的鑿開着，沒有一個口可以進去。在旁邊兩丈高的土坡上，還有個偽警在那裏放哨，沒等她們開口，偽警先就惡狠狠的吆喝起來：「你兩個老婆子幹什麼？快走開！」老太太裝出可憐的樣子，向偽警乞求起來：「先生，可憐可憐吧！我的兒子和小孫孫三天沒回家啦，不知在窖上呀不在？」那偽警橫眉瞪眼的回答：「在窖上，都好好的，有什麼看頭！老太太說：『他們三天沒回家啦，我總得進去看看，我家今天沒吃的了，進去要把米，滾口米湯喝，總不能叫人餓死啊！』」偽警有些不耐煩了，他說：「誰管你那麼多，反正不許進去，這是太君的命令。」老太太不斷哀求，偽警暴跳起來，他大聲吼叫着：「滾開，好囑！」

老太太心想，同這沒心肝的傢伙說好話是沒有用啦。只得悄悄的在路旁坐下來，找尋機會。東張西望的瞧，那裏可以進去，她看見兩邊都是深溝齊岸，只有中間一處鐵絲網下還有些空子，她估量把身體伏低一點，或許可以鑽進，於是就慢慢的挨近鐵絲網。偽警已經看出老太太的用意了，嚇唬着說：「可不取鑽，那是電網，一碰就死！你不想活就去鑽！」老太太一想：使硬的吧！怒的立起來，怒沖沖的衝向電網，嘴裏喊着：「

我就是不想活啦，反正今天進不去也活不成，我就拚了這條老命吧！」這下，可把那僞警急壞了，他連忙響着槍栓，大聲吆喝着禁止她去鑽電網。老太太也知道電網厲害，只尋重又回到自己坐的地方。常明媳婦嚇得面孔發紫，在數數的發着抖。

雨一陣緊一陣慢的下着，她們剛剛乾了的衣服，又淋了個稀濕。常明媳婦三番五次的勸老太太回去，老太太仍然很堅決，她堅持着：「就是死，我也要進去。」老太太用各種各樣的方法與僞軍廝纏，從上午十二點鐘直磨到下午三點鐘，眼看沒有希望了，老太太心裏也慌起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簷上的伙伙下來挑水，老太太想：如果錯過這個機會，就再也不要想進去了。等伙伙挑開鐵絲網的時候，她馬上給常明媳婦使了個眼色，拉住了伙伙的衣服就往裏鑽，常明媳婦拉住老太太的衣服也跟着鑽進去。僞警在高坡上大聲咆哮的阻止着她們，但是，那有什麼用呢？他們一進去，立起身來，拚命的朝裏就跑。幾隻小腳踏在稀爛的紅泥坡上，跑上去又滑下來，滑下來又爬上去，連爬帶滾的弄得滿身是泥，籃子裏的北瓜豆莢撒得滿地，她們却畢竟冲進了工人的宿舍。

(二) 棺材

老太太來到簷上，悄悄的找見了工人領袖王根喜、王炳和和苑丙生。他真急得想把要說的話一下說出來。可是一眼瞥見常明媳婦還在旁邊，當然不便開口。就對常明媳婦說：「你不是要找你家男人弄把米？那你去吧！」支開了常明媳婦，便向王根喜丟個眼色，找到一個靜僻的去處，悄悄的對他說：「趙同志要你們趕快下去一趟，有要緊話吩

呀哩，我是專爲這件事來的。」

「怎樣下去呢？」這個難題馬上又從王根喜的胸頭湧上來，出去比進來還困難呵！已經焦急好幾天啦，就是想不下一個出法。他立刻召集王炳和、苑丙生、劉岐山來討論。大家眼巴巴的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還是想不出個好主意來。最後，苑丙生忽然想起一條妙計來了，他向大家說：「昨天晚上，不是有個工人因爲要想逃出去，答不上口令，被礦警打死了嗎？眼見棺材快做好了，咱們藉口去埋死人，不就可以溜出去了嗎？」經他這一說，大家心頭一亮，都說「好辦法」，於是低低討論了一回，就分頭去進行活動。

苑丙生走到太君那裏，把屍體如何發胖發臭，三分真七分假說了一遍，請求開門放行，好送出這口棺材。鬼子一聽見此情，害怕七八月裏鬧開瘟疫，馬上毫不思索的滿口答應。苑丙生把這消息向全廠一傳——工人們因爲不能出去正愁得沒法，這消息好比來了一個大赦令，那個不爭嚷着要去？當下你搶着去抬棺材，他搶着去扛鐵鏈，沒事幹的也搶着要去送喪：老太太和常明媳婦也夾在裏頭，在那口薄皮棺材後面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小跟了二十幾個，大搖大擺的一路走出南門，一點也沒有受到阻攔。

出南門往西一拐，走不上一里地，王根喜叫工人們把棺材停到關帝廟的牆根下，他用手一擺說：「大家散夥罷，不用埋了。」工人們起先還發呆，想了一下，說好像出籠的小鳥，把棺材一捧，一哄而散。

根喜、丙生、岐山，到了工作人員的房子裏足足討論了一個鐘點，把黑夜起義的每個細節小節目都討論得清清楚楚。太陽快落山的時候，王根喜與劉岐山才慢慢的向煤窖上走

去。站崗的礦警問：『怎麼這時候才回來？去的工人們呢？』他們自在的回答：『在下面修流水坑呢？一會就上來啦。』他們走到三角院前面的大塢上，正碰着所長池田與礦警班班長任安卿，率領着一二十個礦警雄糾糾的從北門口下來了。他們是在今天早上上潞安府去的。他們走上前去照例行了一個軍禮，然後瞧個機會悄悄的拉着任班長到一邊說：『今夜十二點鐘……你：打開電網，迎接……八路軍』。

『幹吧』！任班長挺了挺腰說：『一路上真把我急壞啦，我這回不來了，這下回來得真好』。說罷，任班長揮一揮手，說一聲『小心』，大踏步的走了。他走到衛兵室，書記傅文才與劉春言，正在討論什麼。突然見任班長來了，都高興起來。任班長大聲的向傅文才說：『今天帶崗由我來作！』傅文才覺着有些奇怪，在任班長臉上掃了一眼，憑他那機警的頭腦，他立刻想到是自己人，連說：『使得，使得』。劉春言也在旁邊哈哈大笑，三個人點頭會意，都帶着得意的神氣微笑着。

礦警班原來完全是被敵人控制着的。自從今年五月間，劉春言來到煤窯上，任班長與傅文才就有了抗日關係，可是兩方面都不知道。劉春言與任班長是同鄉同事，都在舊軍隊裏當過兵，劉春言就憑着這點關係，打進了煤窯，在任班長班裏當個兵。爲了朋友的義氣，任班長一力幫助劉春言的工作，漸漸的他也成了抗日的積極份子。常劉春言踏進煤窯的第二日，傅文才請假去看他的父親，他一踏進門，看見他父親正圪蹴在火台上和兩個陌生人說話；一見他進來，就壓低嗓子向那兩個生人介紹說：『這就是文才』；接着又轉過臉來對文才說：『兩個客人已經等久了，這是咱八路軍同志，要和你商量二件事呢。』傅文才一聽說『八路軍』三字，不好意思的打了個招呼說：『看我幹得這種

醜事，真是見不得人了！」說了幾句閒話以後，父親走了，他們秘密的談了一個多鐘頭，傅文才回到煤窖，馬上就與劉春言接上了關係。傅文才是個二十四歲的青年人，不好多說話，可是心地却特別仔細，煤窖裏的大小事情，他都瞭解得清清楚楚。經過他們三人的共同努力，團結了一批人在自己的周圍，成了這次起義的主力。

（三）李班長的轉變

下午八點鐘，晚飯已經吃過了，太陽落了，煤窖上的電燈明晃晃的，照耀得像白天一樣。這時候，煤窖上的人開始緊張起來了。起義的人們焦急地等待着起義的時刻。鬼子與漢奸壞蛋們，也都在忙着收拾東西，喝離別酒，準備明日一早起身，回太原去。只有礦警班班長李生祥，今天連夜飯也沒有吃，他愁眉苦臉的好像有老大心事不能解決。原來他自從聽得『皇軍』要回太原的消息以後，就着實的發起愁來了，他的老婆正懷着小孩，不能走動，不走，又沒有別的道路，他爲這件事苦惱好幾天了。他決心要同劉春言去商量商量。劉春言雖是個戰士，論起年紀來，比李班長大兩歲；李班長雖是個老吃藕，可是劉春言五歲起就當兵，講起隊伍裏的事，劉春言又比他高一着；李班長的直脾氣，對強過他的人，就佩服得五體投地，他倆終于成了好朋友。李班長凡碰到不能解決的問題，總得先同劉春言商量商量。這次，他找到了劉春言，就訴起苦來：『老劉，明天人家要退走，跟人家走還是不走。』劉春言的態度很平淡，他冷冷的說：『走不走吧，還不是由你？你當班長的沒法，我當兵的還有啥法？』李班長說：『老劉哥，別這樣說』

，咱倆的心思誰還摸不着誰？明天咱到常村，把軍衣一脫，把槍一丟，那怕討吃，咱也不走了，你說好不好？」劉春言笑了一笑說：『辦法倒是好，可是我能這樣做，你却不行啊！這裏人誰不認識你李班長？你的名譽那麼壞，只要你一出去，老百姓就會立刻把你打死。』李班長的面色變得蒼白，低着頭一聲不響。停了一停，劉春言接着說：『老弟，不是我今天有心理怨你，我看你平時教練新兵，還是那麼個老派頭，弟兄們動作稍稍差遲一點，你就是一拳，』奶奶的，老子叫你立正，你偏要稍息。』人家忘了扣一個扣，你也要給他一脚，』奶奶的，軍人就是要講紀律，講服從。』大家向右看動作慢一點，你偏要從頭至尾來一個排子耳光，打得每個人眼裏冒火，我看弟兄們跟你出一騎操，正不知要挨你多少拳腳。老弟，替鬼子作事，你也恁地認真，你說，今天那個弟兄不是恨你入骨？誰不想借個機會報復？』這些話，正說到李班長的痛處，不由得使他害怕起來。遲疑了半晌，才沒精打采的說：『可說得是啊！我也知道自己的名譽太壞，得罪的人太多，可是現在事情已經弄到這步田地，還有什麼辦法呢？』劉春言不回答他。沉默了好久，才慢吞吞的說：『辦法倒都是人想的，那見得就沒了辦法？』李班長聽了這話，心頭一閃彷彿聽出了什麼，搶着說：『有辦法快告訴我，見死不救，算不得朋友。』劉春言故意點他一點說：『我說，你有一班人，那裏喝不上稀飯？』李班長經他這一點，心頭又是一亮，勇氣也就增加了好多，他說：『話倒也說得是，可是！沒有道？』劉春言向他一指說：『鼻子底下就是道。』李班長霍的一跳，焦急得幾乎要嚷起來，你叫明好不好？你叫明好不好？』當他立起來的時候，一眼恰看見一個壞蛋打旁走過，急忙用腿在劉春言腿上一碰，低低的說：『停忽兒到你家裏去談。』說罷，兩人各自走散了。

八點半鐘，李班長又來找劉春言，李班長以為劉春言所指點他的道就是開小差，他說：『今天黑夜，你帶着咱們的家眷在前而跑，我同任班長帶兩班人拿槍在後面掩護，你說好不好？』劉春言心裏實在有點好笑。可是他知道李班長已經下定決心，回過頭來了，他就順便略略告訴了他八路軍今夜要來襲擊煤窯的消息，要他保守秘密。開初李班長還是有些害怕，他說：『人家來了要把咱打死怎麼辦？』劉春言又發急又好笑的說：『你的腦袋怎麼那麼不清，你不用管，你帶着你的班就是了，今天不要睡，十二點鐘作準備，我自然有法搭救你！』李班長只得含含糊糊的走開了。

(四) 十二點鐘以後

半夜十二點鐘的一次汽笛響開了，那汽笛活像毛驢一樣直着嗓子叫喚，約好的起義時間來到了。

在礦警宿舍裏躺着的二十幾個『自己人』，心忽地都像壺裏的開水一樣蹦蹦跳起來，他們牢記着今夜汽笛一叫，八路軍就要來奪取煤礦，他們得配合八路軍裏應外合。他們聽聽睡在自己旁邊的那些裏匠們，一個個像死者一樣打着鼾，這些傢伙還準備養精蓄銳，明天跟皇軍回太原去。

這些『自己人』們今天心裏特別高興，他們想起幾年來，那些壞蛋們仗着鬼子的勢力，要打就打，要罵就罵；連做盤飯也得讓他們先做；他們打碎了你的鍋盤，還得你向他賠罪；受了冤屈，還得挨片甲的耳光；……這一肚皮的怨氣，今天可得痛痛快快的吐

「吐了。他們又想到到了八路軍，可以仍然留在家鄉作工，不必跟着鬼子到太原去受制。他們又想，從此，他們可以摔掉這頂漢奸帽子，從新做個中國人。他們越想越有味，也越想越快。」

心裏跳得睡不着，他們悄悄的爬下炕，整理整理圍在脖子上的白手巾（起義的暗號），假裝小便悄悄的溜到門外。偶爾碰上自己的同伴，低低的互相詢問着：「來了沒有？怎麼還不見動靜？」「可是呀！這倒已經十二點多啦，該着來啦嘛？」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他們慢慢的焦躁起來了，他們的小便，也越發多起來，可是終不見個音訊。

李班長在礦警家屬宿舍裏，等得實在不耐煩了，他一看見他的大肚皮老婆在摸索着收拾衣裳，嘴裏叭叭的嘮叨着，心裏越加冒火。他惱恨劉春言總是吞吞吐吐的不給他說實話，弄得他摸不着頭腦，這實在不夠朋友。依他想，什麼事都得同他商量才對。他氣憤憤的又去找劉春言，沒聲好氣的囑起來：「到底怎麼着，什麼事都由你們偷着幹，偏不給我說個明白。」劉春言連忙擺擺手，指指土崗上。李班長向上一瞥，像是郭草灰那個走狗在巡查，也就低聲下來。劉春言像不在意的說：「什麼事都得對你說！你就不想想你是什麼人？這號事弄不好就要殺頭，可是隨便向人說的？」「接着就用手指揮個八字，悄悄的說：『八路軍有八個團馬上要來，你害怕什麼？我給你任務，一等八路軍來到，你領着隊伍去打三角院，讓你立個頭功。』」李班長高興得挺了挺腰幹，拍着胸脯說：「那！我能幹，一定幹。」

李班長走後劉春言與傅文才繼續領兵遣將，佈置隊伍。劉春言出主意，傅文才發號施令，調崗的權力，原就是握在傅文才的手裏，今天却有了大用處，他們從礦警班裏調

出『自己人』，去把守南門附近和三角院的崗；西砲樓與北門上，也派了兩三個。劉春言再三叮囑他們說：『要緊緊的看好武器，不讓它落到壞蛋們手裏。一聽手榴彈響，就到三角院集合。』他們又把許多壞蛋，調到牆底下及其他不要緊的崗位上。十二點鐘以後，煤礦上重要的去處實際上都已提到起義軍手裏了，只等手榴彈一響，就要一齊動作。

劉春言調度開隊伍，還顧不上喘息，忽見李班長與任班長匆匆忙忙的踏進衛兵室，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，擲到劉春言前面。劉春言嚇了一跳。他們用命令的口氣向他說：『這是我們寫的，如今已到下午兩點了，還不見八路軍來，恐怕誤了大事。聽說西溝來了八路軍，你快把這封信送去，要他們快來。』劉春言聽到這裏，急自然也有些急，但是仍然若無其事地回答他們說：『不用急，事情誤不了，我前天假扮了放羊人到外邊早就與八路軍接好了頭。八路軍要從漳河那邊過來，單過過河也得一兩點鐘呀。時間原不能的確，啥時到啥時算。』接着他向任班長說：『老任，咱們早就商量得好好的了，你怎麼跟李班長一般着慌？』任班長發急起來了，他說：『都是李班長害怕，他怕受了你的騙，再三纏着我要寫信。嚇！八路軍來不來吧！反正咱今天總得幹，我早就已經計算好，咱們幾十個弟兄，就搞不倒五六個鬼子，嚇！不用送了，包在我身上，八路軍不來也要打他個樣子。』任班長正說得起勁，忽地從門外跳進一個人來，大家一看，嚇得面如土色，說不出半句話來。

（五）「喂！我是二〇八」

原來那跳進屋裏來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那個死心漢奸郭草灰（礦警隊的副隊長），背着一枝衝鋒槍，向傅文才兇狠狠的說：「聽說西白兔那邊來了大批八路軍，你趕快加派五個崗到北門上，叫他們加倍小心，趕快，趕快！」傅文才滿口答應，立刻搶了出去，其他人也乘勢一哄而散，那任班長背着步槍，來回帶班，實際上很早就暗暗監視着郭草灰的行動。入夜以來，郭草灰真夠忙碌，他川流不息的一直在巡查。有很多跡象，引起了他的懷疑。如把崗的都成了潞安人，還經常一夥夥的在暗地裏喊喊喳喳，這使他懷疑到潞安人是否會乘黑夜逃跑。在十一點鐘左右，他還下命令在西崗樓拉響一個地雷，想造成恐怖的空氣，以便壯壯自己的胆子。這回他又耍傅文才加派五個崗哨到北門附近。他一出衛兵室的門，又到查崗的地方，要他們每隔一個鐘頭就查一次崗。他自己又提着衝鋒槍，親自在山前山後巡視。『媽的，誰叫你睡覺，這是睡覺的時候？你這懶東西！』他的手不停的在新兵的臉上『拍拍』的揮舞着。他自言自語的說：『只要過了今夜，就不怕你們飛上天去。』

媽的x，過不了今夜，老子就要做死你。』任班長在後面肚子裏回答。他一腔憤怒，恨不得立即剷除這個，心腹大患。忽覺，在暗地裏有賊任班長的微小聲音，他走近去一看，聽得是王根喜從礦工宿舍派來的一個工人。任班長輕聲問道：『煤窯上有什麼情況嗎？』工人答：『沒有什麼大事，只是剛才我們派劉歧山和孫福順從補鑛裏鑽到外面

去探聽消息，被那個壞蛋工頭王××知道了，他命令鑿口的工人不許往下放簍吊這兩個人回來。他說鑿裏如果被這兩個人帶上來八路軍，就要殺鑿口工人的頭。『那壞傢伙把這事報告了日本人嗎？』『還沒有？』他說了就去睡了。王把頭已經派工人看住了他，有危險就把他搗死。』工人接着問：『怎麼還不見八路軍來呢？現在已經快三點鐘了。』任班長說：『快來了，你們準備着就是，我再到南門口去看看。』工人走後，任班長喘了一口氣，他側耳聽聽四野的動靜，只有遠處低沉的狗叫和風吹着玉蓑葉子颯颯的聲音。他的心不由得突突的跳起來。

崗樓上的時鐘，已經打過三點，深夜了，八路軍還是沒有來。

在南門口第一道崗上站着的海光，已在這裏站了幾個鐘頭了，他瞪着眼睛望望電網以外的世界，漆黑得啥也看不見。他的脚下，就是一條烏黑的大道，沒有八路軍的足步聲，只有青草在涼風裏發着咕咕嗒嗒的聲音。他的心情異常的緊張着。如果在往日，他早就要打盹了，可是今天的精神却特別大。他面對着漆黑的溝道，屏氣凝神的細心觀察着溝外的動靜。

這個二十幾歲的青年人，是劉春言特別選好的心腹，南門口的第一崗，是直接接引八路軍的地方，是何等重要去的處啊？那王海光在哨位上踱着，不時去摸摸柱子上大電燈的開關，他心裏默默的背誦着劉春言剛才告訴他的聯絡記號：『與八路軍聯絡上以後，把電燈明兩明，滅兩滅，這樣，我們就可以破壞電網，放八路軍進來。』他一想到八路軍馬上就要進來，將要轟轟烈烈的幹一番大事，心裏實在說不出的興奮，陸意也早已飛到九霄雲外去了。正當他在盤算，忽然從溝道裏傳來了輕微的掌聲：『拍！拍！拍！拍！

三下，他楞了一下，但仔細一看，三個黑影正伏在溝道下面。『八路軍來了，八路軍來了！』他情不自禁的高興得跳起來，立即用手掌拍了兩下，作了響亮的回答。

『有動靜嗎！』一個查崗的突然在他的背後出現了，王海光嚇了一跳。可是，他立即鎮靜下來，泰然的回答：『沒什麼，就是蚊子多一些。』查崗的重又問：『你不害怕嗎？確實沒有什麼動靜吧？』王海光拍拍胸脯：『不怕！當兵的還害怕？這裏沒啥，聽說北門外有動靜，你們上那裏去看看吧！我這裏保險！』查崗的過去了。王海光正想轉身，裏面忽又來了急促的脚步聲，一個黑影又閃了過來，只叫得一聲：『來了沒有？真急死人！』王海光一聽是傳文才的聲音，真有說不出的高興，他立即用手指指溝下，傳文才即刻也看到三個黑影。他小聲的問：『是誰？』

『×××。你是誰？』

『二〇八。』

『×××、×××號都在嗎？準備好了沒有？』

『都在，你們等一等，我去關電門。』傳文才立起身來便走。忽又走過兩個查哨的人來！那溝道裏的人還在叫喚『喂！喂！』王海光生了個急智，連忙三腳兩步，搶到查哨的面前，高聲的招呼起來。支應着兩個查哨的過去了，王海光這才伸了伸舌頭，立刻敏捷的剪斷了所有的地雷綫，飛奔到第二道哨位去。那裏守衛的兩個新兵正在打盹，他一下撲到新兵的面前，用手上下揮着，急促的說：『快爬下！快爬下！八路軍來了！不敢打槍，不然就有性命危險。』兩個新兵手足無措的伏到地上。這當兒，傳文才已經到過衛兵室，關了電網的電門，並叫上劉春言，任班長，李班長他們都走下來。大家立即

打開沒有了電流的鐵絲網。這一下可好了！只見八路軍一個緊跟着一個的擁了進來。『跟我走』，李班長直挺着胸脯，領着大隊，直奔三角院。

〔六〕「呀」！

李班長領着大家毫無阻攔的通過一道又一道的電網，進了三角院的大門，像猛虎下山一樣直撲芹田隊長的住處。那礦警大隊長芹田，已經從睡夢中驚醒，坐起來了。在淡黃色的燈光裏，李班長看見芹田有了準備，立即裝出恭敬的模樣向芹田作報告：「報告隊長，八路軍……」，可是還沒等說完，芹田的子彈已經穿過了李班長的肋骨，李班長倒下去了。芹田從炕上跳下來，我們的手榴彈也立即在他的床前爆炸了。他向門外急速的打了一梭子彈，乘勢冲出了大門，與我們的一個排長撞了個滿懷，兩個人扭在一起，就地上下翻騰起來，這一下把我們的戰士急壞了，一個戰士看準了芹田的腦袋，用沒拉開火綫的手榴彈猛力一擲——突然，全院子的電燈熄滅了，人們像被打掉了眼珠子一樣，暈黑得一點也看不見。昏悶過去的芹田，忽的從地上爬起來，竄進屋裏，摸出一把指揮刀，「呀……」的一聲，像瘋狗一樣的重又冲到院子裏。還沒等他站住腳，兩道雪亮的刺刀插進了他的肚子，再沒聽他喘一聲，已經爬到地上不動了。

芹田剛剛斷氣，「呀！呀！」的殺聲，又從對面的房子裏傳了出來，所長池田這隻吃人狼，被我們的戰士從桌子底下拖出來了。他頑強地用嘴狠命的咬住戰士的胳膊，戰士生了氣，狠狠的還敬了他一刺刀。煤窖上兩個大頭子，統統就此了賬。

這一邊正在緊張的戰鬥。在院子的另一角，礦警王之齡一脚踢開了敵人的兵器庫，他正準着三挺立着的歪把機槍，一下抱了出來。礦警們一擁而進，把鎖着的幾十條步槍也統統遞給了我們的戰士。內中有些不會預開起義計劃的傢伙們，他們還照敵人規定給他們的夜間行動記號，把白手巾裹在頭頂上；現在看到人家都是圍在頸子上，他們也莫明其妙的移了下來，並且看着人家幹啥他也幹啥，實際也都捲入到起義軍中去。在礦警宿舍裏剛剛臨睡的班長王建德，這個專替芹田管理兵器庫的忠實走狗，猛的醒來，看見礦警們亂跑，還滿以為是八路軍又像平常一樣的來圍攻了，他便昏頭昏腦的奔進三角院，從兵器庫裏搬出一箱毒瓦斯來。他還沒來得及分發，抬頭一看：『糟了』，院子裏擠滿了八路軍。於是他一聲不響的悄悄從人堆裏溜出去，爬上了平房。他剛剛爬到房上，聽得有一個小聲在黑角裏叫他：『王班長，王班長，快下來，快下來！』他一聽這聲音很熟，像是任班長叫他，『是自己人』，他心裏打量了一下，毫不遲疑的從梯子上爬了下來。還沒等他立住腳，任班長一個箭步槍上前去，拖住他的步槍，『快給我，快給我！』用力的奪，王建德當然不肯放手，他還摸不着頭腦的一直發問：『幹什麼？你幹什麼？……』任班長却大聲喊起來了：『快來，快來，把狗×的細起來！』礦警們一哄而上，把他細了個結結實實，他像做夢一樣的做了俘虜。

院子裏正在亂哄哄，突然一顆巨大的地雷在房子裏爆炸了，房頂和牆壁嘩啦啦的一陣倒塌，飛沙走石，整個院子被煙塵罩住了，×連的通訊員被瓦礫埋得只剩一個頭露在外邊。在這個恐怖的大聲裏，朝鮮汽車夫丹山和日本人高橋像兔子一樣從煙霧裏竄出來了，小高橋原來裹着被子縮在屋角裏，軟做一團，是被這怪聲嚇到了院裏的。他還立脚

未定，兩柄雪亮的刺刀已直迫到他的胸口。他喪魂落魄的把兩手高高的舉起來，渾身顫抖着，手裏握的手槍，不自主的從頭上滾到地下，滑了槍機，「拍……」的一陣響。他連忙用生硬的中國話辯解着：「我打槍的沒有，我打槍的沒有，是他，是他！」他指一指丹山。丹山則用流利的中國話要求投降。他們兩個也都做了俘虜。戰鬥在十五分鐘內結束了。

（七）「關電燈」

三角院與黃沙嶺，正在亂轟轟的打作一團。和三角院隔不上四五丈遠的工廠裏，工人們却是沉着而又緊張的在工作着，他們用最高的速度，爭取在南點鐘內運出全部資材。

工人們已經一夜沒有合眼了，天一黑，他們就實行了普遍的大怠工。監工張把頭，照例不斷的在機器間踱來踱去。他走到鍋爐間，看看鍋爐上的汽表，便惡狠狠的指着燒鍋爐的工人罵起來：「平時不是可以燒到八十分汽嗎？」工人慢吞吞的回答：「那有什麼辦法？鍋爐又不叫洗，厚厚的，早就已經燒不動啦，四十分氣還是好的」。張把頭的老脾氣又發作了：「放屁，怎麼就燒不動？昨天還不是燒到六十分嗎？」工人還是帶理不理的回答：「你就不能瞧瞧火？」張把頭低下頭向鍋爐下面一瞥，火紅炎炎的燒得正有勁，只能忍着氣走開了。工人們等他一轉身，便向他的背影狠狠的吐了一口唾沫，「呸！只你能？老子在火上壓着一層散煤，底下着得紅，上面却沒有火，天底下就數你有

「本報，呼」

郭觀底工頭郭觀羣，到鑛下去看了一遍，只見工人們淒淒戚戚的躺着臥着，懶洋洋的推着車，煤有一筐沒一筐的往上運；直把他氣得兩眼發黑，他大聲呼喝着：「這樣子就想拿工錢？好好好，把今天的工錢留下來！」工人們笑着對他說：「你就不去催催上面開高車（機器）的？筐子上得這樣慢，叫我們有氣力也使不上啊！」郭觀羣到井口，氣呼呼的大罵開高車的一頓，開高車的一樣把責任推到燒鍋爐的身上。這樣你推我推，原是煤鑛上的老把戲。壞傢伙們也只能空發一頓氣脾就算了事。

挨到一點鐘，王根喜發急起來了，他派孫福生與劉歧山從補鑛裏出去探探消息。他們兩人從井筒的半腰裏鑽進了補鑛，在烏黑的流水洞摸了半天，才鑽出了鑛口，鑛口是在三丈深的大溝底下，一樣烏黑得看不見一點東西。他們一步一步摸的扶着溝壁走，不敢有一點移動。敵人早就料到這一着，最近兩天來，專門在鑛口的高崖上設立一個崗哨，嚴密的監視着鑛口。孫福生、劉歧山，像蝸牛爬樹一樣，挨一步停下來，側耳朵聽聽上邊的動靜，再向前挨一步。好容易爬出了溝口，在附近一個小村子旁邊，立着聽了半天，茫茫然的找不到一點頭緒，只得乾着龜的重又爬進了煤鑛。

王根喜、王炳和和一夥工人領袖們，是一直在大夾堆上蹲着，眼巴巴的望着南方，專等八路軍到來。心裏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蟥一樣。在三點鐘左右，王炳和看到南門外天空中升起了一朵火花，紅炎炎的像一顆流星——這是八路軍的信號，他快活得像發瘋一樣奔進了工廠，通知地下軍的同志們作準備，不一會一槍不響八路軍街上三角院來了，他飛奔着到各處去召集工人：「八路軍來了，八路軍來了」。全煤鑛立時空前鑒張

起來。

他一聽到手溜彈響，馬上跳進自己的電機房，八路軍的一個戰士也端起刺刀跟着走了進來——這位英勇的兵，光是死記得個『關電燈』，便立刻向他下命令：「趕快把電燈關了，把機器拆下來！」王炳和他解釋：「現在還不能關，我們還要從窰底往上吊炸藥哩，黑了沒法幹。」「不成！不成！這是命令！」王炳和原打算留着工廠與煤井下面的電燈不開，好教工作順利一些；聽到這裏，只得依着他，把電門關起來。全煤窰立刻墮入黑暗中。他這時摸索着召喚其他工人來幫忙拆卸電機，可是糟糕！一些工人都被那位士兵的刺刀嚇散啦。王炳和便一個人用左手打着手電筒，右手拿起搬手鉗子，在機器上飛舞也似的動作起來。一個人拆卸電機？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；可是此刻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勁，竟是一點也不覺得費力。憑他那熟練的技巧，三四點鐘的工作，竟不到一刻鐘就由一個人完成了任務！汗珠子從他的頭上一道道的滾下來，把脖子上裹的白毛巾也弄得濕漉漉的。

那孫福生兩兄弟，原是負責專管煤井下面的事，這時迅速的下到窰底，直奔炸藥庫。三個看守炸藥庫的礦警，正呼呼的睡得像死豬一樣，他們大聲的呼喝着：「叫你們上去！快上去！」三個傢伙從睡夢中跳起來：「怎麼？八路軍來了嗎！快把你們的便衣給我們換上！」「快上去！不用換！把槍留下來！」工人們卡下了他們的槍，把他們送出了窰井。工人們從四面八方飛快的集合起來，他們踢開庫門，從倉庫裏搬出黃色炸藥，一箱箱的扛到大煤窰裏；開機器的工人，現在拚命的開足馬力，上去下來，下來上去，好像穿梭一般的快——大家正幹得起勁，突然電燈熄滅了（這是那個不聰明的戰士命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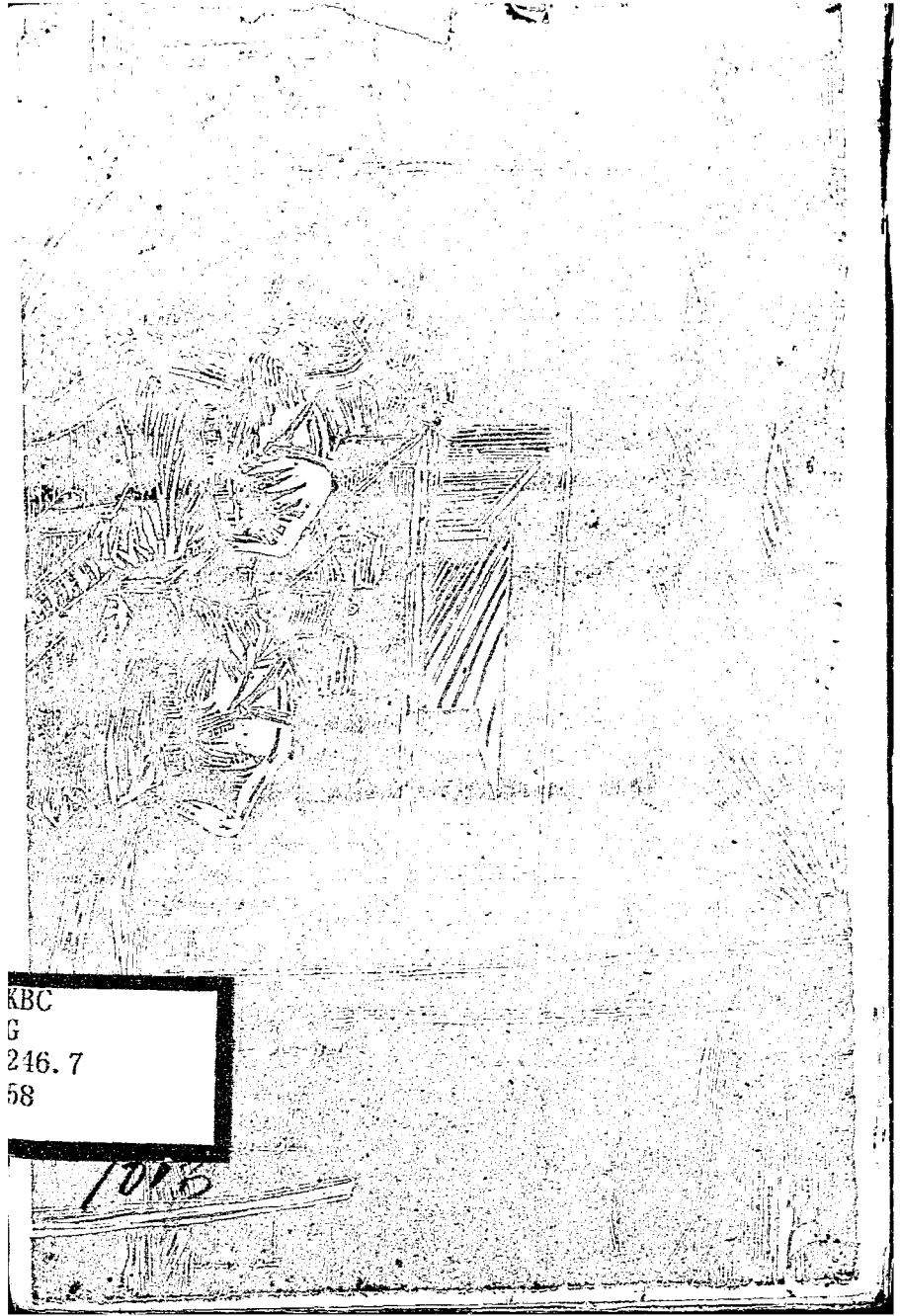
王炳和幹的)，孫福生馬上點起準備好的電石燈，繼續工作。炸藥運完了，井底下所有的人，這才一批又一批的吊上去。

他們一出煤井，井上已經另換了一個世界了，過去陰森森的煤窖，如今熱鬧得就像趕集一樣。工人們發賣們，正在忙忙碌碌的搬運着機器、鋼繩、炸藥、行李，白天鬼子抓來的三十輛大車，原是準備往太原運東西的，卻沒料到替我們準備了個現成。如今裝得滿滿的。那個最壞的工頭郭觀羣已被綁起來了，他平日倚仗鬼子勢力，專一壓迫工人，現在哭喪着臉，垂頭喪氣的變成了待罪的囚徒。工頭王××也被工人們從屋角裏找了出來，他是管理鑢床的老把式，憑着這把手藝，平素他非常傲慢，幾乎那個人也不放在他眼裏，可是現在那付神氣活現的工頭架子，連影子也不見了一個，工人想到鑢床重要，就指點着他：『來！趕快把鑢床卸下來！』『是。』他老老實實的聽從工友們的指揮，拆下了鑢床，而且把平素心愛的傢具一件件的都拿了出來，這些東西，在平時碰也不許別人碰一碰的。

工人們正興高彩烈的走出了『修理工場』，忽然在院子裏的高樹上，黑忽忽掉下一件東西來，大夥搶上去一看，原來是張把頭。他原準備逃走，可是沒有地方讓他逃，只得躲到樹上。工人們問：『你打算幹啥？』張把頭楞了半晌說：『我……我……你們幹啥，我也幹啥！』工人們說：『我們走！』『走？那……我也跟你們走。』他茫茫然的一任工友們的擺佈。

天已經大亮了，紅炎炎的太陽像火盆一樣，礦警們工人們軍隊民兵的勝利行列，浩浩蕩蕩的穿過了重重疊疊的敵人碉堡，躲在烏龜殼裏的敵人，眼睜睜看我們運走了全部

的機器與資材，連啃也沒敢啃一聲。『打得真漂亮嘍，一槍也沒打就進了三角院，這樣的大煤窯，要不是裏應外合，不好收復，鬼子不是吹牛說兩三個團打不進去嗎！』沿途的老百姓不住口的讚揚着這個光輝的勝利。『我們已經四五年沒燒煤啦，這下總可以痛痛快快燒一燒啦！』他們從心田的深處，長長的吐出了八年來鬱積着的悶氣。



KBC

G

246.7

58

10/15